

赫塞 著

高子涵
◆ 譯

流浪者之歌

特價

149

知識是可以傳授的，但智慧卻不行。
一個人能夠發現智慧，生活在智慧中，
能夠以智慧加強自己的意志力，堅強自己，
因智慧而創下奇蹟，
但是一個人卻無法傳授智慧，教別人智慧。

流浪者之歌

赫塞 著

高子涵
◆
譯

典藏諾貝爾 10

流浪者之歌

環華百科出版社・環華館

出版者◇環華館

作者◇赫塞

物流編號◇DAAJ

譯者◇高子涵

文字編輯◇賴秀如

美術設計◇佳寧、文雪、昭茵

ISBN◇957-459-735-0

◎發行總代理：

兒童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TEL◇(02) 2388-2933 (代表號)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39號

◎實體總經銷：

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TEL◇(02) 2242-1566

FAX◇(02) 2242-2922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3號4樓

郵撥帳號◇19220588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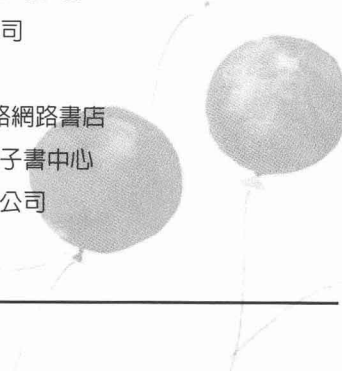
◎線上總經銷：

網路書店◇www.silkbook.com 新絲路網路書店

電子書◇www.book4u.com.tw 華文電子書中心

郵撥帳號◇19459863華文網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門市◇台北市博愛路36號3樓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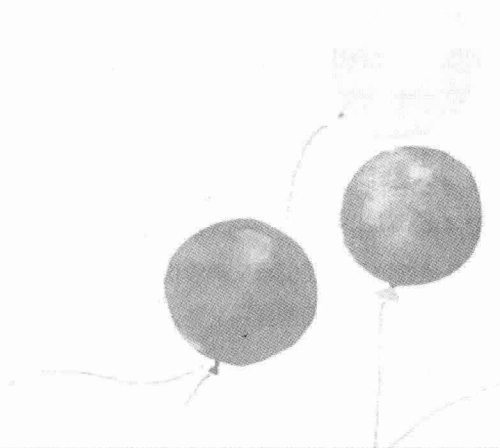
流浪者之歌／赫塞著． — 臺北市：華文網，民92

面； 公分

ISBN 957-459-735-0（平裝）

875.57

91016525





1

在屋簷下，在河畔船旁的陽光下，在水楊樹和無花果樹的林蔭下，那位婆羅門^①的英俊兒子悉達多^②，與他的朋友迦文達一塊兒長大。

他在河邊齋戒沐浴和獻祭的時候，太陽把他纖削的雙肩曬成褐色。他父親向學者們講道的時候，他母親歌唱，他在芒果樹林玩耍，時光的陰影在他眼前流逝。

悉達多很早就參加了學者們的談論，也和迦文達辯論，並且和他一起力行了沉思冥想的修養。他已經學會了如何默唸「奧」這個一切字中的字^③，他在心

註①：印度社會階級的四姓制度中之首姓，即專司祭祀的貴族階級。其他尚有貴族階級「刹帝利」、農工商等百姓階級「吠舍」和土著奴隸階級「首陀羅」，此即所謂的四姓制度。

註②：悉達多 Siddhartha 原為釋迦牟尼之名，在此為本書之主角，並非那位修道成佛的白馬王子。特別注意，這位悉達多就是釋迦牟尼的化身。

註③：印度教徒做任何祈禱時，開頭與結尾都要用這個字，所以稱「字中之字」或「言中之言」，其意為「圓明」、「圓覺」、「至善」。



中默唸的時候，同時吸一口氣；他用整個靈魂吐氣的時候，他眉宇間閃射出純潔精神的光輝。他已經明白了如何在自己心靈深處去認識那不滅的、與宇宙合一的自我。

他父親心中充滿了喜悅，因為他的兒子既聰明又渴愛知識。他看著他成長，他期望他長大後成為偉大的教士、學者、婆羅門中的巨擘。

而在他母親眼中，這個兒子更是無論一舉手、一投足都令她感到十分驕傲。

悉達多——強壯、英俊、四肢勻稱，見到母親的時候，總是姿態優雅，溫文爾雅，彬彬有禮。

悉達多走在街上的時候，那種軒昂的器宇，帝王般的眼神和修長的身材，總會使那些婆羅門的少女，心坎裡激盪起深深的愛意。

他的朋友迦文達也是一個婆羅門的兒子。

迦文達愛他的程度超過任何別的人；他愛悉達多的眼睛和清朗的聲音，他愛他走路的氣度，那文靜高雅的動作；他愛悉達多所做的和所說的一切，尤其愛他的悟力、敏銳而強烈的思想、堅決的意志、高尚的職業。



迦文達知道他不曾變成一個平凡的婆羅門、一個懶散的祭司、一個貪婪的買空賣空商人、一個一文不值卻又自誇的演說家、一個邪惡奸詐的教士或者一大群羊中一隻善良卻愚蠢的羊。

不，迦文達他自己也不願成為任何一種這樣的人，也不願成為千千萬萬個婆羅門那樣的婆羅門；他願追隨著可愛偉大的悉達多。如果他一旦變成了神，如果他一旦進入大徹大悟的境界，那時候，迦文達依舊願意追隨著他，做他的朋友、他的伙伴、他的僕人、他的守護者及他的影子。

人們就是這樣地愛著悉達多。他使人人都感到快樂。

可是，悉達多他自己卻並不快樂。

在無花果園中的玫瑰小徑上徘徊的時候，在淡藍色小樹林蔭下沉思冥想的時候，在每日的贖罪沐浴中洗濯手腳的時候，在蔥蘢的芒果林深處以完美的姿態獻祭的時候，所有的人們都愛他；他是他們快樂的泉源，然而在他自己的心中卻沒有快樂。

從河裡，從夜間閃爍的星星，從太陽熾熱的光線，夢和不息的思潮向他源源



不絕地襲流。他常常做夢，他心靈常常不寧；這些夢和這種不寧，從獻祭的煙中升起，從梨俱吠陀^④的詩句中散發出來，從老婆羅門們的講道詞中點點滴滴。

悉達多已經開始在自己身上感覺到了不滿的種子。他已經開始感覺到他的母親的愛和他朋友迦文達的愛不會常常使他快樂，給他安寧，滿足他、充實他，他已經開始懷疑那些聰明的婆羅門們——他高貴的父親和別的師長們——是不是已經把他們大部分和最好的智慧傳給了他，他們是不是已經把他們全部的知識倒進了他期待的杯子。

他的杯子沒有滿，他的智慧沒有飽，他的靈魂不安寧，他的心情不平靜。

齋戒沐浴是好的，不過，用的究竟是水；水沒有把罪洗去，沒有把苦惱的心解脫出來。

向神們獻祭和祈求是很好，然而，這就足夠了嗎？獻祭給了他快樂嗎？

神們又是怎麼一回事？真的是普拉迦巴諦^⑤創造了世界？難道世界不是「自

註④：梵文音譯，是吠陀經中四部分之最早一部分，古譯為讚頌明論，是其他三吠陀的中心，也是印度最早的一部書籍。

註⑤：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人格神，宇宙的最高原理，化育萬物。



我」單獨所創造的？難道神們不是一些造得像我我一樣的形體，不但到頭來不免一死，而且還短暫如朝露？

那麼，向神們獻祭這種行為是不是好和對？是不是明智？是不是值得？

因此，除了向「他」——「自我」——「唯一的那一位」，人還應該向誰獻祭？向誰致敬？

如果「自我」不是在「我」之中，不在心底的深處，不在每個人都帶有的永恆中，那麼，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自我」？「他」住在什麼地方？「他」的永恆的心在什麼地方跳動？

然而，這個「我」，這個「心底的深處」又在那裡？它不是肉、不是骨，它不是思想、不是意識，聰明的人們都如此講過。那麼，它在那裡呢？

為了探究「我」，探究「自我」，還有別的路途值得尋找嗎？沒有人指出過這樣的路途，沒有人知道過這樣的路途——他父親沒有過，那些師長們和聰明的人們沒有過，那些聖歌也沒有過。

婆羅門們知道一切事情，他們的聖經記載著一切事；他們研究過一切事



情——世界之造成、語言之起源、食物、吸氣、吐氣、器官之排列、神們的行為。他們知道太多太多的事情；然而，如果他們卻不知道這一件重要的事，這一件唯一重要的事，那麼，他們所知道的一切事情還值得知道嗎？

聖經上的許多詞句，尤其是沙瑪吠陀^⑥的優波尼沙土^⑦，都提到過這個心底的深處。書上寫道：「你的靈魂就是整個世界。」意思是說：人睡著了的時候，他進入到自己心底的深處，住在「自我」之中。

這些詞句中充滿了奇妙的智慧；醉人的語辭把先哲們所有的知識全記載在這些經書上，純潔得有如蜂群採集的蜜。聰明的婆羅門們一代一代採集起來、保存起來的這些無數的知識，人們不能輕易地就忽略過去。然而，對這最深奧的知識，不但完全瞭解，並且還完全親身經歷過的婆羅門們、祭司們、智者們在那裡？在睡夢中得到「自我」，在清醒中、在生活中、在任何地方及在言談中和行動中也能保有「自我」；懂得這樣秘訣的人在那裡？

註⑥：梵文音譯，吠陀四部分中之第三部分，古譯為歌詠明論。

註⑦：原意為「近坐」或「侍坐」，引申為「師徒對坐，秘密傳道，以求了解深奧的解說道理」，即為「奧義書」。



悉達多認得許多高尚的婆羅門，尤其是他的父親——神聖、有學問，備受尊敬。他的父親實在值得人們仰慕；他舉止安詳、高貴，他生性善良，他言詞睿智，他頭腦中滿是敏銳而高尚的思想。可是，甚至那麼博學的他，他生活幸福嗎？他內心安寧嗎？難道他不也是一個不知足的探求者嗎？難道他不也是懷著不知足的渴望不斷地去喝聖泉、去行祭禮、去讀聖經和去參加婆羅門們的討論嗎？他沒有過錯，但他為什麼每天要去洗刷罪惡，要去把自己滌淨一新？難道「自我」不在他身上？難道泉源不在他自己心中？

人必須在自己的「自我」中找到泉源，人必須保有這泉源；其他的一切都是虛假、迂迴及錯誤的尋求。

這些就是悉達多的思想；這就是他的渴望，也是他的悲哀。

他常常向自己重複誦唸桑都嘉優波尼沙土經上的一節詩句：「婆羅門之名實在就是沙提亞^①。誰瞭解它，誰就一定能進到天堂。」

註①：梵文音譯，意為「真理」。



天堂常常似乎不遠，但是他卻從來沒有真正到達過，他的渴望也就從來沒有熄滅過。那些他認識並且欣賞的賢哲們之中，也沒有人真正到達過天堂，也沒有人完全熄滅過永恆的渴望。

「迦文達，」悉達多對他的朋友說：「迦文達，和我一起到榕樹下去沉思冥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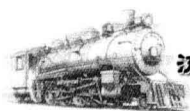
他們到榕樹下坐下，兩人相隔二十步。悉達多坐下後在唸「奧」之前，先輕輕誦吟詩句：

「奧」是弓，箭是靈魂，

婆羅門是箭的目標，

射手大膽對之瞄準。

通常的沉思冥想時刻完了後，迦文達站起來。天已傍晚，已是晚間齋戒沐浴的時刻了。他叫悉達多，悉達多不應，坐在那裡出神，目光凝視，像是望著一個



流浪者之歌

遠方的目標，舌尖在上下牙齒之間露出一點點，他似乎沒有在呼吸。他這樣坐著，迷失在沉思冥想中，思考著「奧」，他的靈魂成了一枝箭，指向著婆羅門。

有一天幾個沙門^①經過悉達多住的城鎮。他們一行三人，全是四處流浪的苦行者，身形瘦削，疲憊不堪，年紀不老不輕，肩上淌著血，滿是塵土，身上差不多是赤裸著，被太陽曬得焦黑、孤獨、陌生、冷峻——像是人類世界中三隻枯乾的豺狼。他們周圍瀰漫著一種氣氛：慾念的靜止、與世無爭及殘酷的克己。

晚上，沉思冥想的時刻過了之後，悉達多對迦文達說：「明天清晨，悉達多要去參加沙門們的行列，他要成為一個沙門。」

悉達多的決心從他堅定的臉上流露出來，就像準確的箭正離弓飛出。迦文達聽完悉達多的這些話，又看到他臉上流露出來的決心，他臉色頓時變得蒼白。

迦文達第一眼看到他朋友的臉，就了解到事情現在終於開始了：悉達多要去走他自己的路，他的命運開始要去自行展開了，同時跟隨著他的命運的是他自己整個人。想到這些，迦文達的臉色蒼白得像是乾枯的香蕉皮。

註①：沙門意為遁世者、出家苦修者、森林苦行者。



「哦！悉達多，」他叫起來：「你父親會准許嗎？」

悉達多看著他，樣子像剛剛醒過來的人。在快得如閃電般的一瞥之間，他看到了迦文達的靈魂，也看到了他的憂慮、忍耐。

「我們別徒費口舌，迦文達，」他柔和地說：「明天天亮的時候，我就要開始過沙門的生活了。這件事我們別再討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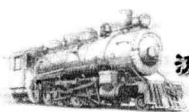
悉達多走進屋子裡，他父親正坐在木皮做的蓆子上，他走到他父親身後，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最後他父親感覺到他在背後。

「是你嗎？悉達多，」老婆羅門問道：「你心裡有什麼話你就說吧！」

悉達多說：「如果您允許的話，父親，我是來告訴您我想明天離開您這家園，去加入苦行者們的行列，我願意成為一個沙門。我相信父親不會反對。」

那老婆羅門沉默不語。沉默繼續了很久很久，星星一顆顆經過小窗口外的天空，星座改變了位置。

他兒子沉默地站著不動，雙臂橫盤在胸前。那父親也沉默地坐在蓆子上。星星走過天空。



沉默終於打破。他父親說：「雖然婆羅門們不宜口吐火爆而憤怒的言詞，但我心中卻是充滿了不快，我不高興再聽到你提出這種要求。」

那老婆羅門慢慢站起來。悉達多依舊沉默不語、不動、雙臂橫盤胸前。

「你為什麼還要等待？」他父親問道。

「你曉得為什麼。」悉達多回答道。

他父親滿腹不快，離開了那間屋子，回到臥室，躺到他自己的床上。

一個鐘點過去了。他睡不著，於是他起來在屋裡踱來踱去，最後走出臥房。

他從那間屋子的小窗望進去，看到悉達多站在那裡，雙臂依舊，一動也不動；他看到他兒子的蒼白袍子在微微發亮。他心裡感到苦惱，又回到床上去。

又一個鐘點過去了。那老婆羅門仍然不能入睡，他又起來，在屋裡踱來踱去。他走出屋子，看到月亮已經升起。他從那小窗望進去，悉達多依舊站在那裡不動，雙臂依舊橫盤在胸前，月光照在他赤裸的脛骨上。他心裡苦惱，又回到床上去睡下。

一個鐘點後、兩個鐘點後，他又一次又一次起來去看，從那窗口望進去，看到



悉達多站在那裡，在月光裡、在星光裡、在黑暗裡。

一個個鐘點過去，他又一次次悄悄起來，朝向那間屋子裡望，看到他站在那裡不動。他心中充滿了憤怒、憂慮、恐懼與悲哀。

在那夜的最後一個鐘點，在天亮前，他又過去，走進那間屋子，看到那年輕人站在那裡。他覺得他兒子既高大又陌生。

「悉達多，」他說：「你為什麼還要等待？」

「你知道為什麼。」

「你要一直站著等待，等到天明、中午、晚上？」

「我要站著等。」

「你會疲倦的，悉達多。」

「我會疲倦。」

「你會睡著的。」

「我不會睡著。」

「你會死的，悉達多。」



「我會死。」

「你寧願死，而不願服從你的父親？」

「悉達多向來是服從他父親。」

「那麼你願意放棄你的打算？」

「悉達多願做他父親指示他做的事。」

第一道曙光射進了屋子裡。那老婆羅門看到悉達多的雙膝在微微顫抖，然而悉達多的臉上沒有顫抖，他的眼睛望著遠方。這時候這位父親了解悉達多再也不能陪伴他在家中住下去了，他已經離開了他。

這位父親手撫悉達多的肩頭。

「你可以到森林裡去，」他說：「去成為一個沙門。如果你在森林中找到了幸福，你就回來把幸福的秘訣教給我；如果你找到的是幻滅，你也回來，讓我們再一起去向神們獻祭。現在，去吧！去吻別你的母親，並且告訴她你要到什麼地方去。我此刻該到河中去行今天的第一次齋戒沐浴了。」

他的手從他兒子肩上放下，走出房去。悉達多舉步想走，但兩腿蹣跚難支。